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把握好持久战新要义

■胡有才

引言

持久还是速决,始终是考验指挥员决策能力的一道命题。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系统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一战争指导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术的速决战”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为全体军民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今天重温这部军事经典,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面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打赢战争需要我们重新认知把握持久战新的时代要义。

战略选择的客观必然性

持久战是通过时空转化力量进而以弱胜强的重要战争指导法则。信息时代,尽管时移势异,未来危机冲突与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面对强敌对手,以弱抗强,以劣对优的总体战略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着眼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战略考量,战争的强度、广度、难度与以往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以弱抗强的战争中,“欲速则不达”,以“速决战”打赢以弱抗强战争,把战争导入己方所擅长、对己有利的轨道,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以战略上的持久战抵消敌技术优势,使其势穷力乏、由强转弱,从而化被动为主动,打赢以弱抗强的未来战争。

战争能力的持续支撑性

传统意义上的持久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战争周期的“持久”,是在实力不足以战胜对手的情况下,拉长战争进程,最终化强为弱,战胜对手。未来战略博弈中,强敌有可能更加倾向于依托其技术和武器装备优势,既有可能在新型空间领域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高端战争,甚至实施战略突袭,将对对方瞬间“打懵”,也强调全天候持续打击,对对手实施无时间间隙、

战争形式的综合多样性

传统意义上的持久战,要义之一是运用人民战争形式,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消耗对手,“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夺取战争胜利。信息时代的持久战同样要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充分发挥人民战争伟力,但其形式更加多样、更具综合性。这就要求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紧密结合,综合进行经济、金融、科技、工业等领域动员,充分进行政治、舆论斗争,将综合国力转化为战争实力,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军事等领域持续发力、连续作战、综合对抗,持续分化、孤立、动摇、威慑对手。尤其是军事行动层面,应综合运用陆海空天等诸军兵种诸领域力量,综合使用火力突击、网电攻击、特种作战、兵力夺控等方法手段,对敌进行综合打击综合反制;首战与接续作战相结合,通过首战胜利震慑对手、创设有利态势,并不断投入机动力量、预备力量、新锐力量;正面交锋与出奇兵施奇策相结合,持续对抗对手综合打击、连续反击、接续攻击,不断扩大战果,挫败对手继续进行战争的企图,毁瘫其持续作战能力,致其由强变弱,在军事上坚决彻底打垮敌人,为政治和外交斗争赢得主动。

战争进程的相对持久性

传统意义上的持久战强调“以空间换时间”,通过调整兵力部署、动员后备力量、利用广大国土战略纵深抵消消耗对手等,战争能力释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战争持续时间往往很长。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小战即胜”成为战争追求的目标,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尽量避免的。因此,从时间概念上看,今天的持久战不是追求像传统战争中历时几年、十几年的消耗战模式。当然,着眼未来战争中斗争形势的复杂性、艰苦性,面对强大对手的技术装备优势,今天的持久战也不可能像“巴比伦行动”和“黄金峡谷”行动那样呈现出一击即中的“秒杀”模式,企图通过一两轮综合反制、一两两次短促攻击,就能解决问题、达成战争目的。今天的持久战是战争进程和战争时间的相对延长、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相对持久,其结束时间以挫

败敌战略企图、达成战争全面胜利为衡量标准。而且,由于信息化战争作战体系的庞杂性、参战军兵种的多元性、消耗物资的巨大性等,需要精心设计战争、构筑战场、储备物资和组织训练。因此,今天持久战的“持久”更多地表现为平时战争准备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战争形式综合多样性

传统意义上的持久战,要义之一是运用人民战争形式,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消耗对手,“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夺取战争胜利。信息时代的持久战同样要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充分发挥人民战争伟力,但其形式更加多样、更具综合性。这就要求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紧密结合,综合进行经济、金融、科技、工业等领域动员,充分进行政治、舆论斗争,将综合国力转化为战争实力,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军事等领域持续发力、连续作战、综合对抗,持续分化、孤立、动摇、威慑对手。尤其是军事行动层面,应综合运用陆海空天等诸军兵种诸领域力量,综合使用火力突击、网电攻击、特种作战、兵力夺控等方法手段,对敌进行综合打击综合反制;首战与接续作战相结合,通过首战胜利震慑对手、创设有利态势,并不断投入机动力量、预备力量、新锐力量;正面交锋与出奇兵施奇策相结合,持续对抗对手综合打击、连续反击、接续攻击,不断扩大战果,挫败对手继续进行战争的企图,毁瘫其持续作战能力,致其由强变弱,在军事上坚决彻底打垮敌人,为政治和外交斗争赢得主动。

战争行动的攻防一体性

传统意义上的持久战以积极防御战略为指导,在战争进程中主要体现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阶段,特别是在战略防御阶段防御是主要作战行动。信息时代的持久战更多地表现为全过程攻防一体的战争行动,要求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在对抗全过程主动作为,积极防御、主动进攻、攻防结合、连续作战。在未来战争中,对手有可能依托其技术优势,不仅会在太空、网络、深海和认知等领域对对方实施战略突袭,更有可能对对方国土战略纵深的大中城

加强智能化指挥系统发展评估

■闫科 史同波 杨阔

前沿探索

智能化指挥系统,是为提高军事指挥效能,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具有自主智能完成情况判断、指挥决策、自动计划和对手指挥对象实施精确控制等功能,可以独立自动完成作战指挥任务,或用于辅助作战指挥人员高效实施指挥控制活动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科学准确地对智能化指挥系统进行能力评估,才能更好地牵引智能化指挥系统技术发展,推进军队指挥系统向智能化方向迈进。

突出智能化指挥系统的军事指挥特征。近年来,智能化博弈系统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参加各类对抗竞赛的形式展示其能力。著名的“阿尔法狗”就是通过围棋比赛证明了其强大的机器学习能力。智能化博弈对抗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世界主要国家军队也通过组织人机对抗挑战赛,采取人机对抗棋对弈的形式,开发验证这一技术能力在军队指挥控制上的发展前景。总体来看,当前智能化指挥系统的评估多以对战得分、胜率等作为主要评测指标,这种评价方式往往导致各智能技术团队过分看重分数的得失,在智能化指挥系统设计和技术实现中忽略了军事智能要满足作战指挥需要的初衷。因此,在建立智能化指挥系统的评估体系时,首先要聚焦实战,突出军

事指挥的核心要素,重点评估智能化指挥系统的情况判断与态势认知能力、指挥谋略与战法设计能力、快速决策与周密计划能力、高效控制与灵活应变能力,树起以作战应用为标杆的评估导向和特征,引导智能化指挥系统按照指挥能力设计回报函数,循着作战流程进行数据挖掘,围绕打赢目标开展强化学习,切实提高指挥打仗能力。

把握智能化指挥系统的关键能力要素。智能化指挥系统在工作中的基本职能是辅助或代表指挥员完成作战指挥各环节任务。从完成作战指挥任务的角度讲,其核心的内容为战场态势认知、定下作战决心、制定方案计划和指挥控制行动四个方面,因此应突出这四个方面的评估。对战场态势认知能力评估,既要看看其能否整理和融合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等各类静态信息,分析各类信息之间的关联与影响,还要看看其能否感知这些信息的实时变化,关注并提示信息变化对战场态势的动态影响、预判战场态势走向。对定下作战决心能力评估,既要看看其在作战筹划阶段对作战目的和作战行动的决断能力,评估其定下决心内容的系统性、合理性与创新性,也要看看其在作战实施阶段对重大情况变化的危机处置能力,评估其根据战场态势设置临机决策的程序规范性、内容继承性与过程快速性。对制定方案计划能力评估,既要看看其检索和优先预备作战方案的能力,评

估其基于当前态势和作战目标匹配方案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也要看看其在具体计划中的兵力区分与行动设计能力,评估其对各兵种力量使用的科学性、与行动设计的精确性。对指挥控制行动能力评估,既要看看其根据作战计划向各指挥对象下达指令的及时性、完整性,评估其指挥控制不同作战单元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也要看看其在行动过程中根据情况变化对作战单元的补充调控能力,评估其行动控制的灵活性和应变力,更要看看其在指挥多个作战单元完成同一作战任务时的协同作用,评估其协同控制的协调性和合理性。

坚持智能化指挥系统的对抗检验评估。对抗检验评估方法实质上是针对评估方法的具体应用。智能化博弈能力的评估本身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才能确保评估结果的可信度。相对于传统以定性或静态评估为主的能力评估方法,当前通过各类博弈对抗赛检验智能体能力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同。作为智能化指挥系统,更应该坚持以作战指挥对抗的方式检验评估其能力水平的方法。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对比评估方法,智能化指挥系统更加强调其在作战指挥对抗应用中的对抗性和动态性。首先要按照作战想定设置对抗条件,明确其获胜的条件与要求。其次要根据对抗过程对其进行全程、动态评估。再次要围绕作战任务全局、针对全要素进行评

估,全面、系统、综合地评估各阶段、各要素的作战指挥能力。最后要将对抗结果量化表示,用数据反映对比评估结果。组织智能化指挥系统评估应尽量选择多样本综合分析,防止小概率偶发情况影响或干扰评估结果,减少人为因素对测评结果的干扰。

构建智能化指挥系统的专业评估团队。构建评估团队主要解决的是让谁评的问题。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并加速向军事领域转化的今天,尽快构建专业权威的评估团队,对于牵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指导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应用,防止技术与人才浪费,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智能化指挥系统评估团队应该是一个复合型团队。这个团队既能满足军队指挥能力评估的需要,同时还能够对智能化指挥系统的技术水平进行分析与测评。具体讲,团队内应至少包括三类专业队伍:第一类是专家评估队伍,主要职责是制定评估指标、设计评估方案、组织评估实施、得出评估结论。第二类是对抗评估队伍,主要职责是根据评估方案填写具体对抗测评,记录评估过程,填写评估调查问卷、参与评估质询问答,等等。第三类是技术保障队伍,主要职责是提供对抗平台技术保障,包括智能体接入技术保障、对抗数据收集分析保障等,为专家综合评估提供数据分析与技术测评结果,为评估结果的量化、图表化和可视化提供保障。

群策集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古今中外兵家追求的用兵境界,揭示了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让对方在精神、心理、意志上屈服。认知战正是以人的意志、精神、心理等为攻击目标,通过物理域的行动、信息域的运用,认知战的攻防,不断摧毁敌方认知基础,达成攻心夺志的战略目的。

以物质改变为基础。人的认知形成是以特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找到并改变支撑作战对手认知的物质条件是实施认知战的前提。随着武器装备智能化、精准性、杀伤力的不断提升,支撑作战认知的物质条件受到高强度打击、摧毁的概率不断加大,使得认知战在现代战争中地位更加突出。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短时记忆容量只有9个左右,通过物质条件不断改变和强化,可以使人认知由有记忆向无记忆转变,潜移默化中改变认知、控制认知。比如,依托陆、海、空、天等领域的实兵行动、实体打击,营造强兵之势,予敌认知产生巨大震撼,进而主导战场,主导认知;展开持续性的心理、舆论攻势,可以改变敌方民意基础,进而动摇敌方政治领导层、军队指挥决策层的决心。

以信息媒介为纽带。物质转变需要通过信息手段进入认知,各种信息媒介自然就成为认知战的中间纽带。尤其是现代通信、智能技术的不断运用,使得信息获取、筛选、流转速度不断加快,数据量指数级跃升,为认知战提供了“数据弹药”。通过物理域的观察转变为信息域的数据信息,以信息为纽带不断给予大脑强化记忆,从而让对手陷入“信息茧房”,坠入认知窘境。现代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等交融不断深入,使得各领域信息交互不断增多,认知战的纽带更加错综复杂。指挥员既要善于利用信息手段制敌,也要善于控制信息手段防敌反制。比如,利用各种信息传播手段,散播虚假信息迷惑敌人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各类媒体平台的信息“消毒”,严格控制信息流动走向,掌控舆论走势。

以价值判断为关键。“费希纳定律”表明,意志强度与事物的价值率呈反比的函数正比。由此可知,认知战通过认知基础攻防进而影响价值判断,利用物理域系列行动、依托信息域的流转进入感知空间,在潜意识中形成“战争情况到底是什么”的直观判断,通过潜意识的不断干涉形成价值质疑,提出“为什么要实施战争”的思考,进而逐步改变瓦解原有认知体系,形成新的“无价值”,通过“无价值”不断影响对手决心意志,进而深层次改变对手认知,通过分析对手政治、军事、文化历史传承,以

探究认知战运行机理

■高凯

及对手的历史性格,找出影响对手作战认知的根本价值所在,对其攻击、破其价值体系,进而引发认知“雪崩”效应,让对手陷入“兵败如山倒”的境地。

以意志摧毁为核心。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亦是支撑作战体系运行的核心力量,而战斗意志又是支撑人作战的精神内核。认知战就是通过对方人员精神内核进行摧毁,实现“不战”“小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通过在陆、海、空、天等有形作战域的高效快捷行动,破坏敌情报、指挥、打击、保障链路,击垮敌战争潜力基础;利用非对称手段予敌以狠击,活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思维,使敌摸不着头脑的同时,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加大敌无力感;在兵力强度震慑的基础上,辅之以文战手段,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展现己方强大作战能力以及负隅顽抗后果,给敌造成强大心理压力,迫使瓦解抵抗意志,让敌最终无心再战。

提升战斗力生成效能

■张盼超 侯志军

挑灯看剑

与部队需求实现融合转化。全域联合增强战斗力效能。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战斗力产生于体系各要素整体融合之中。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的基本形态。这就要求聚合全域作战力量,构建一个能力均衡、搭配合理,避免“短板漏洞”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要注重体系完整性,统筹兼顾,强调全域多维作战力量之间的聚合融合、多维一体,强调作战力量之间功能互补、优势互补,形成“1+1>2”的整体作战能力,特别是在注重将新质作战力量融入体系,为战斗力生成增强驱动力。要注重体系动态性,实时调整,使自身作战力量可以聚合组合、联合运用,避免单一应对,实现多领域作战力量互操作、互支援。要注重体系对抗性,在体系的对抗、信息的对抗、指挥决策的对抗中,着力实现非线性增长、非对称对抗,追求“动中聚力、动态聚合”,着眼对手作战体系短板“精准释能、节点释能”。

实战对抗提高战斗力水平。军事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实战对抗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层次,战斗力的提升要在对抗中完成。要强化实战化训练特点,进行整体设计。从设计的内容看,应着眼未来战争形态、制胜机理、战争构想、参战力量、主要战法等方面进行科学设计,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要具有可操作性,具体规划战斗力生成途径,提出训练演练,构建模拟训练的构想方案,为部队做好基础性准备指引方向。从设计的内容看,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必须推进科技强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把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上来。提升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转化效率,打通科技研究、装备生产和部队需求的联系,做好“科技搬运工”,使科研成果

战斗力是指军队的作战能力,是军队在一定条件下担负作战任务的实际能力。提升军队战斗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站在系统的高度来认识、主动设计、整合力量、统筹建设,充分发挥人员、装备、系统的整体力量,使要素的协调发展、全面推进、整体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可着力从设计引导、科技增效、聚能增效、实战对抗等方面进行创新谋划,提升军队战斗力。

主动设计引导战斗力发展。着力提升战斗力,需要从顶层进行总体设计,探究战斗力生成规律,找到战斗力生成方式,标定战斗力发展方向,引导军队战斗力的创新发展。从战争发展趋势看,未来战争将向精确化、智能化、无人化发展,战争自主可控性增强,精确控制战局将成为关键指标和要求,这就需要在总体框架内或主线上,对战斗力生成模式进行精心设计。从作战的视角看,应在战略高度,紧跟科技发展,瞄准强敌对手,审视自身能力,立足作战任务,区分环境特点,进行整体设计。从设计的内容看,应着眼未来战争形态、制胜机理、战争构想、参战力量、主要战法等方面进行科学设计,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要具有可操作性,具体规划战斗力生成途径,提出训练演练,构建模拟训练的构想方案,为部队做好基础性准备指引方向。从设计的内容看,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必须推进科技强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把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上来。提升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转化效率,打通科技研究、装备生产和部队需求的联系,做好“科技搬运工”,使科研成果